



再刻

春秋左氏傳校本  
十七

□ 12  
3520  
9



3520  
14

春秋左氏傳校本第十七

襄公 起二十三年 晉 杜氏 集解  
盡二十五年 唐 陸氏 音義

尾張 秦鼎 校本



孝公弟文公姑容立

成十七年晉殺其大夫卻錡卻欒卻至哀四年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

經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無三

月己巳杞伯匄卒五同盟夏邾邾我來奔無傳

是庶其之黨同有竊色叛君之罪來奔故書葬杞孝公無傳陳殺其

大夫慶虎及慶寅書名皆罪其專國叛君陳侯之

弟黃自楚歸于陳諸侯納之曰歸黃至楚晉欒盈

金子應勝

昭和九年二月五日  
金子志郎

霍文九年晉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或言及或不言及經無義例遂者因上事生下事之辭兩事言遂取其首文

行盜賊事故曰襲林注春秋書襲者此特筆也

按孝公者平公之舅當服總麻三月雖諸侯絕期而尊同則不降杜所言

者言諸父昆弟尊不同者是禮之正法也所謂期之喪達乎大夫是也關

復入于晉

以惡入

入于曲沃

兵敗奔曲沃據曲沃衆還與君爭非欲出

附他國故不言

秋齊侯伐衛

遂伐晉

兩事故八月

叔孫豹帥師救晉

次于雍榆

豹救晉待命于雍榆故書次雍榆晉地汲

郡朝歌縣東有雍城

雍於用反

己卯仲孫速卒

子也

冬十月

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書名者阿順季氏爲之廢

晉

長立少以取奔亡罪之

人殺欒盈齊侯襲莒

輕行掩其不備曰襲因伐晉還襲莒不言遂者間有事

輕遣

政反

傳二十三年春杞孝公卒

晉悼夫人喪之

悼夫人

晉平公

毋杞孝公姊

平公不徹樂

非禮也

徹去

禮爲鄰國

闕

禮諸侯絕期故以鄰國責

陳侯如楚

朝也公子黃

愬

二慶於楚楚人召之

使慶樂往殺之

慶樂二慶之

侯往楚乃信黃爲召

使慶樂往殺之

慶樂二慶之

侯在楚而叛

故不敢自往

慶氏以陳叛

因陳侯在楚而叛

夏

屈建從陳侯圍陳

陳人城

城以距君屈建楚莫

才用反又如字

板隊而殺人

役人相命各殺其長

慶氏忿其板隊

遂殺築人故役

人怒而作亂

遂殺慶虎慶寅

楚人納公子黃

君子

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

肆放

故書曰惟命不予常

則存無義則亡

周書康誥言有義

晉將嫁女于吳

齊侯使析歸父

同姓齊以其姓使

若徹樂也補正曰鄰國之喪且猶徹樂而况于母之兄弟乎凌氏曰母有喪子徹樂左氏不以母子至情言而曰禮爲鄰國闕何也馮氏評之曰此不從正義作斷却下一淡語也尤覺言有盡而意無窮林注相命相告也慶氏所爲不義不可放肆故族有二卿並喪滅矣禮勝同姓之嫁于異姓今晉嫁女於同姓齊以其姓使

歸父送勝女於晉皆非禮也傳不言非禮者本主說樂盈不論事之可否傳氏曰曲沃晉祖廟之所在蓋諸卿分掌公邑而此邑屬樂氏然後以曲沃賂魏舒則即以宗邑為采邑未可知也附注事之不集由我非子之咎或曰孺子二字照向祖父上來呼得親切動人一說孺子是皆地稱呼若盈之未嘗在此以探眾志更得真情

勝之以藩載樂盈及其士藩車之有障蔽者使若勝旁在其中○析星曆反勝以證反納諸曲沃樂盈也樂盈夜見晉午而告之晉午守曲沃大夫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集成也○知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雖不為天所祐子無天咎故可因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晉午匿盈而飲其衆樂盈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謝衆之思四月

樂氏既奔午尚守曲沃是曲沃非樂邑樂邑即真定樂城縣至幽公極衰猶有絳曲沃乃知此後猶為公邑荀盈以八年生見十二年十四年傳至此十六言十七者寫誤荀盈荀首之孫中行吳荀林父之曾孫首是林父之弟首為知氏林父為中行氏是同祖也七與下軍與帥七人見情十

樂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獻子魏舒絳晉國都初樂盈佐魏莊子於下軍莊子魏絳獻子之父獻子私焉故因之私相親愛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樂氏成八年莊姬讎之樂卻為怨樂氏荀偃命曰余馬首欲東而固與范氏和親范宣子佐中軍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悼子知罃之子荀盈也少年十七知氏中行氏程鄭嬖於公鄭亦荀唯同祖故相聽從○知音智樂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樂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

襄廿三年

左傳

卷十七

周禮大宰八柄馭群臣曰爵曰祿曰  
子曰置曰生曰奪  
曰廢曰誅此八柄  
爵祿子置生賞也  
奪廢誅罰也軍在  
賞罰故杜預之按  
強強劫也夫人為  
兄弟喪服大功布  
衰裳壯麻經冠經  
以經其首也宜  
子詐為夫人孝服  
也按固宮註當在  
上走固宮下晉語  
宣子以公入於襄  
公之宮秋文冒莫  
報友經直結及以  
經其首也一云

宮必無害也桓子樂且欒氏多怨子為政欒氏自

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賞罰為

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

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夫人有祀喪王鮒

使宣子墨綬冒經晉自殺戰還遂常二婦人輦以

如公恐欒氏有內應距之奉公以如固宮固宮宮

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

三子在君所矣二三子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

帶驂乘必持帶備階隊遂超乘跳上獻子車右

撫劔左援帶劫之命驅之出僕請請所鞅曰之

公宣子逆諸階逆獻執其手賂之以曲沃恐不與

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蓋犯罪沒為官奴以丹書

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

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

焚丹書者有如日言不負要乃出豹而閉之閉門外

略著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隱短督戎踰入豹

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公臺後欒氏乘公

之見通雅短牆是也

隱故為此解廿五年隱於短牆是也

大公授丹書於武玉亦是也丹書非法律書陳晦伯辨

之見通雅短牆是也

為工樂雜戶者赤

蓋古丹書遺法按

紙為籍以鈔為軸

左傳

卷十七

日

馮氏曰如令賊矢  
道及君屋汝必死  
之所以督其力戰  
也材謂已及君屋  
非按勉或作免壞  
字也  
按槐本本根之也  
出上者  
附注棟當作轉輾  
輾也說文車所踐  
也又云擗車引車  
逐之也傳云蓋用  
劍時棄車而率士  
故也亦通  
按申鮮虞之傳摯  
與成十六年潘庭  
之黨同此文三段  
首末叙也中議也

門也乘登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劔以帥

卒入用劔短兵接敵欲致死樂氏退攝車從之鞅攝宜子戎車遇樂

樂盈曰樂勉之死將訟女於天言雖死猶猶樂射之

不中又注注屬矢於弦也○射食亦反則乘槐木

而覆樂樂方車樂槐而覆○覆芳服反樂音歷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

樂魴傷樂盈奔曲沃晉人圍之魴樂氏族秋齊侯

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楊為右先驅先鋒軍

申驅成秩御莒恒申鮮虞之傳摯為右申驅次前

○鮮虞之子曹開御戎晏父戎為右公御貳廣上之

登御邢公盧蒲癸為右貳廣公副車啓牟成御襄

罷師狼蘧疏為右左翼曰啓○罷音皮肱商子車

御侯朝桓跳為右右翼曰肱○起居反又音角

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為右大殿後軍○

戶雅反御燭庸之越駟乘四人共乘殿車也傳具

武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

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

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間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

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文子陳完之

司馬法謀帥篇曰  
前驅啓乘車大晨  
倅車蓋有名軍為  
啓者大晨大殿也  
肱腋下也在旁凡  
言左右以左為先  
知啓是左也詩有  
啓行亦是也按帥  
夏御商車右崔駟  
乘燭凡四人共乘  
一車按周書武順  
解云五五世五人  
曰元卒一卒居前  
曰開猶啓也一卒  
居後曰敦猶殿也  
左右一卒曰間  
傳氏云陳完之孫  
史記為曾孫慶其

年世曾孫是也  
 或云不德恐不幸  
 誤諸侯以晉為盟  
 主而齊伐之也  
 林注且往止君使  
 勿伐晉  
 按人臣之義有賢  
 於君者猶自抑退  
 善則稱君過則稱  
 已否則雖義亦罪  
 也況以惡過君者  
 乎 按武軍前見  
 宣十二年後見昭  
 十三年 補正今  
 翼城縣東南七十  
 五里有熒庭城今  
 濟源縣西一百二  
 十里有邵原關唐

崔杼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  
 為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言有急不  
能顧君欲  
 弑之以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  
 謂君甚而又過之弑君之惡過  
於盟主不得其死過君以  
 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自抑齊侯遂伐晉取朝歌  
 朝歌今屬汲郡為二隊入孟門登太行二隊分兵為二部  
孟門晉隘道太行  
 張武軍於熒庭張武軍謂築壘  
壁熒庭晉地○  
 封少水封晉戶於少  
水以為京觀  
 以報平陰之役乃還平陰役在  
十八年趙勝帥東

武德二年置鄆原  
 縣按鄆郡常是二  
 地文六年殺公子  
 樂于鄆是也少水  
 水經注今沁水也  
 山東曰朝陽東陽  
 總稱晉山東之名  
 按晉地朝歌北至  
 中山為東陽  
 師者即叔孫豹所  
 帥者按倚曼釐詳  
 魯語釋例曰或次  
 在事前次以成事  
 也或次在事後事  
 成而次也文無義  
 例正不立終止字  
 絕句叙義終下有  
 也字樽本亦作尊

陽之師以追之獲晏釐趙勝趙旃之子東陽晉之  
山東魏郡廣平以北晏釐  
 齊大夫○勝音升一  
 申證反釐力之反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  
 雍榆禮也救盟主  
故曰禮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  
 子欲立之公彌公鉏悼子紇也○  
適丁歷反紇恨發反訪於申豐曰彌  
 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  
 主將行申豐季氏  
屬大夫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  
 車而行其然猶  
必爾乃止止不  
紇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  
 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為上賓  
飲於  
 既獻酒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酒樽  
既新

一人舉解於賓旅  
 衆相酬通至於下  
 申豐昭四年注大  
 夫廿六年注季氏  
 家臣胡傳申豐者  
 季氏之乎也秋文  
 愠紆運反怨也怒  
 也蓋謂心佛鬱也  
 朱云但當敬以供  
 父之命耳  
 悼子既為適子將  
 承季氏之後故謂  
 悼子為季氏下焉  
 孟孫意同  
 他日之富不啻如  
 季氏雖云倍之猶  
 無不可也共廿七  
 年雖倍楚可謂意

復繫燥之○重去聲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迎悼子下及旅

而召公鉏○獻酬禮畢而使與之齒○使從庶子之禮

季孫失色○恐公鉏季氏以公鉏為馬正○馬正家愠

而不出閔子馬見之○閔子馬曰子無然禍福無門

唯人所召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所位敬共

父命何常之有○言廢置在父若能孝敬富倍季氏

可也○父寵之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禍甚於公

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次舍季孫喜使飲己

酒而以具往盡舍旃○具饗燕之具故公鉏氏富又

相類使為己設燕

出為公左宰○出季氏家孟孫惡臧孫○不相善季

孫愛之○愛其成孟氏之御騶豐黠好羯也○黠孟莊

子孺子秩之弟孝伯也○騶曰從余言必為孟孫

孫後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黠謂公鉏苟立

羯請讎臧氏○使孟氏與公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

固其所也○固自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

臧氏因季孫之欲而為定之○猶為有力今弗應已

卵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戶側季孫至入哭

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

喪大記云大夫之  
 喪主人坐于東左  
 蓋在室戶之東西  
 面立也彼云坐此

不應得而得之則  
 彼荷其恩故功力  
 多也

驟掌馬之官兼掌  
 御車故曰御騶  
 叔季孟臧郈丑氏  
 嗣宗者獨以孫稱  
 之

讎報讎也



云立者以季孫來  
故立也  
夫子謂孟孫也  
林注武仲作不順  
於先今見廢秩立  
錫則知禍將及已  
悲之蓋有所感也  
其御不解而問故  
據理以答之此其  
所以為多知也石  
鍾乳礬之類或云  
鍼也扁鵲投石是  
也疾羨嗜瘕疾也  
夫謂孟孫也按夫  
猶彼也音扶又按  
閉門謬為恐懼也  
碎乃所謂穿復土  
除即除道路之人

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季孫廢鉏立紇五欲  
且夫子之命也遂誣孟孫遂立錫秩奔邾臧孫入哭甚  
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  
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常志相順  
從身之害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常志相違疾猶  
疾也藥石之瘡疾疾之美其毒滋  
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  
氏將為亂不使我葬欲為公鉏季孫不信臧孫聞  
之戒備也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辟穿藏  
也於臧

彼夫隧正所土隧  
正屬司徒時臧氏  
為司寇而借之者  
蓋兼掌之  
邾在魯東南出此  
門最便按說文關  
以木橫持門戶也  
聲類所以閉也門  
牡也釋親云妻  
之姊妹同出為姨  
註同出俱已嫁也  
父謂之姨子謂之  
從母但子效父語  
亦呼為姨姨子昆  
弟即從母昆弟也  
食貨志元龜為祭  
家語臧氏守龜其

氏借人除葬道也開婢亦反又臧孫使正夫助之  
甫亦反備音借又如字臧去聲臧孫使正夫助之  
正夫隧正除於東門甲從亡而視之畏孟氏故從  
○音遂除於東門甲從亡而視之甲上視作者  
○從才用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見其  
反如字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有甲  
故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魯南城初臧  
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為而死鑄國濟北蛇丘縣繼  
室以其姪女子謂兄弟之子為姪穆姜之姨子也  
姪穆姜為姨昆弟大結反又丈一反穆姜之姨子也  
與穆姜為姨昆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  
之立為宣臧賈為出在鑄還舅臧武仲自邾使  
告臧賈且致大蔡焉大蔡龜曰紇不佞失守宗祧遠

名曰蔡或謂出蔡地因以為名祀亦廟也以廟之兆域為名說見下

廟為祀。敢告不弔，不為天。紇之罪不及不祀，應後子以大蔡納請其可。人立後，賈曰：是家之禍也。

要君愛約勒也

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賈使請遂自為也。為請，臧孫如防，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言使甲從己，但慮非敢私請為。

哀廿四年傳，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

先人苟守先祀，無廢二勳。仲宣叔敢不辟邑。請後

曰昔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臧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波陽，蔡君願乞盟於臧氏。周禮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或云掌惡臣三字疑注入正。

為夢，君乃立臧為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謂陳其罪惡盟。臧孫曰：無辭，廢長立少，季無辭以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罪已。

於臧氏。周禮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或云掌惡臣三字疑注入正。

焉。惡臣謂奔亡者，盟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文公命立子惡，公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謂譖公與季孟於晉。晉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

文東門氏在宣十八年

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文公命立子惡，公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謂譖公與季孟於晉。晉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

叔孫氏在成十六年

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犯也。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孟椒，孟獻子之孫也。與音餘。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欒魴出奔宋，書曰：晉人殺欒盈，不言大夫言自外。

犯門犯鹿門之禁

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犯也。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孟椒，孟獻子之孫也。與音餘。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欒魴出奔宋，書曰：晉人殺欒盈，不言大夫言自外。

得雋見

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犯也。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孟椒，孟獻子之孫也。與音餘。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欒魴出奔宋，書曰：晉人殺欒盈，不言大夫言自外。

得雋見

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犯也。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孟椒，孟獻子之孫也。與音餘。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欒魴出奔宋，書曰：晉人殺欒盈，不言大夫言自外。

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犯也。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孟椒，孟獻子之孫也。與音餘。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欒魴出奔宋，書曰：晉人殺欒盈，不言大夫言自外。

也自外犯君而入齊侯還自晉不入不入國遂襲莒

門于且于且于莒邑傷股而退傷齊侯明日將復

戰期于壽舒壽舒莒地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

宿於莒郊二子齊大夫且于隧狹路明日先遇

莒子於蒲侯氏蒲侯氏近莒之邑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

請有盟欲以盟要二子無致死戰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

惡也華周即華還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

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杞梁即杞殖莒人行成

勝大國益懼故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梁戰死妻使

林注期約於壽舒地合戰也宿既入而又出宿也

昏昨晚也昨晚受命載甲而來日未中而弃君之命不為死戰皆君怒其不從故親鼓而伐之

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言若有罪不足弔若免於

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婦人無外事

下猶賤也齊侯弔諸其室傳善婦齊侯將為臧紇

田與音預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齊侯自道

齊侯絕句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

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

作焉作起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不與田臧孫知

之知謂能辟齊禍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

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

曾子譏晉尚愛野服則卿大夫當受之家不唯婦人也如小臣庶人受野用亦可矣禮曰君遇柩於路使八弟之誼君於民臣有父母之恩是也杞梁妻事見孟子列女傳琴操等林注寢廟人多鼠不即以爲窟穴按前曰廟後曰寢今王宮之前殿士大夫之廳事是也或云齊侯向下讀爲長林注非鼠之所爲而何按此如

馮氏曰不順貼事

說不怒指心說

多則多矣林云上

多戰功也下多多

少也似鑿

按廿一年九月十

月此年七月八月

連書日食孔疏引

曆術極論無此理

鑿鑿有據但杜所

不言故今不復舉

辨元史曆志此八

月日食不久食限

傳云范出自豈至

劉累擾龍夏后賜

氏御龍國於豈

至商不絕其官已

不順而施不怒也夏書曰念茲在茲

逸書也念此

行其事當常念也

如在此身也順事怒施也

經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賀克仲孫羯帥師

侵齊夏楚子伐吳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無

齊崔杼帥師伐莒大水無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無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

伐鄭公至自會無陳鍼宜咎出奔楚陳鍼子八世

書名惡之也鹹叔孫豹如京師大饑無

其廉及惡鳥路反

傳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

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

甸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陶唐堯所治地大原

以為號故曰在夏為御龍氏謂劉累也事見

自虞以上在夏為御龍氏昭二十九年在商

為豕韋氏豕韋國名東郡白在周為唐杜氏唐杜

名殷末豕韋國於唐周成王滅唐遷之於杜為杜

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四世及王會食邑於范復

為范氏杜今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晉為

盟主范氏復為之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

非不朽也會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立

謂

立

謂

廢故以國氏武王

封豨後為唐杜二

國杜伯為宣王殺

其子奔晉後氏范

陶唐二字名其所

稱或單或複也堯

為唐侯國于中山

唐縣後為天子國

于晉陽以陶冠曰

陶唐氏舜封豨子

丹朱為王者之後

猶稱為唐商初豕

韋彭姓其後乃劉

累之後代之詳見

太上其次以入為不廢次第也按舜下穆絕下文仲下據疏則其是之謂乎宜加之類二字其次有立功按保姓受氏又見其次有立言大戴禮周語作命世不絕祀姓受氏紉文言立無之下俗本有於世二伯如晉子產字檢元熙前本皆晉國四鄰無之伯如晉子產時子西從鄭伯如晉託也

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大上有立德黃帝堯舜其次有立功禹其次有立言史佚周任雖久不廢初廟門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初布彭反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傳善之知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寓寄日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貳離也若吾子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

患對或如字非也

何沈溺於利而不能自悟也晉語韋解云沒貪也樂音君子君子有可樂可美之德也此詩所言言此君子有令德也夫疏不敢懷貳於女之心劉云下民無懷貳於女之心也天歸之民不貳之無貳與上兩貳字對看林注今名如與載美德而行按行之謂使之遠聞也人等作二事為不

賴之則晉國貳賴恃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沒沒沈滅之言○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興也德須令名以遠聞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音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詩小雅言君為邦家之基所以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詩大雅言武王為天所臨不敢怨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通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無寧而謂子浚我以生乎浚取也言取

取人財使入謂子實能生養我民乎

又為多取人財使

人言子不能自活

而須我民財以生

活乎此二者孰勝

也焚讀曰償償僵

也象不燒死故訓

為斃請罪焉釋

文作請罪焉云

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焚斃也宣子說乃輕幣是行

也鄭伯朝晉為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宣

子辭子西相日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

邑介因也大寡君是以請罪焉請得罪罪於陳也敢不稽首

為明年鄭孟孝伯侵齊晉故也前年齊伐晉魯為晉報侵夏楚

子為舟師以伐吳舟師水軍不為軍政不設賞罰之差無功而

還為下兵召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

使遠啓疆如齊聘且請期請會期齊社蒐

軍實使客觀之祭社因閱數軍陳文子曰齊將有

之晉受言也于室

晉紀論百姓皆知

上德之生已而不

謂浚已以生也浚

取之深也閱音悅

叙文基作其音基

基漢書作亦蓋古

基作至基亦作至

不即古其字

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戰藏也族類也取其

立秋齊侯聞將有晉師夷儀之師使陳無宇從遠啓疆

如楚辭且乞師辭有晉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

侵介根介根莒邑今城陽黔陬縣東北計基城是

今反其廉反又其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諸晉合

以報前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

乞師以齊無字諸侯還救鄭諸侯夷儀晉侯使張骼輔躒致

楚師求御于鄭欲得鄭人自御知其地利故也

音鄭人卜宛射大吉射犬鄭公孫子大叔戒

御疑作爲御，本  
作樓，義一猶等  
我與彼俱是大夫  
無有大小，寡寡之  
異，我下鄭，鄭彼若  
卿，我當下之，彼若  
大夫，我不可下之  
我與彼同位，諸侯  
大夫，位以國大小  
禮也，此蓋忿語，部  
婁說文引古文，尤  
氏作附，婁史記，既  
寡，滿簞，坏樓，亦同  
蓋敦然一堆之地  
踞謂坐其上，也衣  
裝一作衣，囊按轉  
大囊，囊小囊，林注  
皆下三人下車手

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言不可與等也，欲使卑  
音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言在己上者有常，大  
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柏。部婁，小阜，松柏，大木，喻小  
又扶苟反，圍路。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二子，張幣  
也。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廣車，兵車，後  
反，己皆乘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  
轉而鼓琴。轉，衣裝，○張，戀反。近不告而馳之。射，大恨，故，迎  
皆取冑於橐而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  
禽，獲也。○橐，古  
毛反，挾，音協。弗待而出。射，犬又不皆超乘抽弓

搏楚人以投其車  
收禽獲挾囚，虜不  
待二子先出，二子  
追皆超而登車，既  
脫楚師而歸，公孫  
呼其字告之也，向  
者志入前敵而馳  
馳入遇怯而出，故  
不告也。  
傳云轉乃軫字之  
訛，詩小戎，伐收收  
軫也，謂車前後兩  
端橫木，所以收斂  
所載者，備考，又按  
轉疑作輶，韓非子  
茲鄭子踞輶而歌  
可徵，林注告無叛  
楚之事

而射既免，復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言  
乘義如胡再不謀。謂不告而馳對曰：曩者志入而  
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亟，急也，言其性  
楚子自棘澤還，使遠啓彊帥師，送陳無宇。楚，固相  
也。吳人爲楚舟師之役，故在此年夏，○召舒鳩人  
舒鳩人叛楚。舒鳩，楚屬國，召楚子師于荒浦。荒浦，  
地使沈尹壽與師，祁犁讓之。二子，楚舒鳩子敬逆  
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遠  
子曰：不可，尹壽尹壽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

成王定鼎于郊，鄭周公登之，謂之洛邑。按此為靈王二十一年，計靈王以襄二年即位，乃往年毀壞其城，故今年歲為之也。韋昭云：穀水洛水相格，有似於鬪。程鄭既得為卿，以卿是高位，欲降意下入，故問自降下之道，不在程鄭言非程鄭所及也。程鄭小人，忽問降階，是改其常度，以其改常知其有異也。按東方朔且死時

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也。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彼無辭，我有功，為明年楚滅舒。傳：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以稱名所齊人城邾，邾王城也。於是穀維鬪，毀王宮，齊叛晉。反，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大路，天子所賜車之摠名，為昭四年叔孫以所賜路葬張本。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盈也。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揮也。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問自降下之道。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然明，酸蕒，音魚。據反，鬪子公反。

諫云：武帝曰：今顧明多善言，臣之無幾果死亦此類也。馮氏云：程之問不過一患失之念，非慮以下人之謂。然明斷其將死而憂，夫言全在下人而已。又何問焉？兩句見得知者不問，問者不知，既非知懼求降，則純是得失惶惑，不亡即死矣。所謂無感而憂，憂必酬之者也。莊公弑弟景公，梓曰立。

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階猶道也。下人而已，又何問焉？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亡釁乎？不然，其有感疾將死而憂也。鄭本小人，為明年程鄭卒。張本。知音智。經：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齊侯雖背盟，未有不道於民，故書臣罪，崔杼也。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子產之言，陳以不義見，人秋八月己巳，諸



按襄八年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註

鄭子國稱人刺其無故侵蔡以生國

患與此公孫舍之異

公羊云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

是也入有二例師旅則不地日入師

復則國逆而立之曰入非此例而稱

入者自外入內記事常辭無義例

諸侯卒弟餘祭立諸侯不生名此吳

子名在伐楚上為下書平道文也與

侯同盟于重丘夷儀之諸侯也重丘齊地己巳七月十一日經誤○重直龍反公

至自會無傳衛侯入于夷儀夷儀本邢地衛滅邢而為衛邑晉懲衛衛失國

使衛分之二邑書入者自外而入之辭非國逆之例○衍苦且反楚屈建帥師滅

舒鳩傳在衛侯入夷儀上經在下從告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猶

未服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巢牛臣所殺也為

不書滅者楚人不獲其尸兵以卒告未同盟而赴以名○過音頻又音謁

傳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伯

之師也前年魯使孟孝伯為晉伐齊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

曰崔子將有大志志在弑君孟公綽魯大夫不在病我必速歸

鄭伯髡頑同例按國雖存君死曰滅

今不曰吳子遏滅者不得其尸也與

定十四年吳子遷卒於陘同 呂長

稱公自其家僕呼之也與楚僭號縣

今稱公不同 按凡為少女是為

妻也一讀風隕妻為句與上句對言

夫既從風風能隕充秋木充妻也從

猶愛也亦通往而遇石是往不濟也

羨慕也至細葉子有三角刺八六三

何患焉其來也不寇寇不為寇害使民不嚴欲得民心異於他

日齊師徒歸徒空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棠公

齊棠邑 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

焉見棠姜而美之美其色也使偃取之為取也○取如字又七住反

偃曰男女辨姓辨別今君出自齊齊丁公崔杼之祖臣出

自祖不可齊桓公小白東郭偃之祖同姜姓故不可昏武子筮之遇困

三三坎下兌之大過三三異下兌上大過困史皆

曰吉阿崔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坎為中男故曰夫變而為

風隕妻不可娶也風能隕落物者變而為隕落故曰妻不可娶且

以陰居陽位是失位也三應在上上亦陰爻是無應也六三上承九四四非三應而三欲附之自取其困六三失位下乘九二以柔乘剛非安身之道何氏云兌為剛有石象又坎為棘叢而木多心故有疾藜象坎為宮互巽為入三坎界上兌女三雖離自能視上處離宮之外隔絕不得見大過為棺槨按廿七年傳其妻縊至則無

其繇曰困于石據于疾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困六三多辭又反困于石往不濟也坎為險為水水之險者石不可以動

據于疾藜所恃傷也坎為險兌為澤澤之生物而險者疾藜恃之則傷入

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易曰非所困而困名必辱非所據而

據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至妻其可得見邪今上昏而遇此其六三失位無應則喪其妻失其所

也崔子曰發也何害先夫當之矣寡婦曰發言棠公已當此凶

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

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言雖不為崔子猶自應有

冠崔子因是怒公又以其閒伐晉也問晉之難而伐之曰

歸矣是無所歸也死期或作死其

冠本易得縱使餘人不為崔子者其

可無冠乎林云謾詞也

杼以美餌公故借出也左繡

閉門門外門啓三門字作眉且請盟

請又內有多少延

楨或死或亡外有

多少擾亂其實是一事而特門為之

隔耳命姜之命皆也

按家臣對國君自稱曰陪臣夜扞盜

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閒公鞭侍人

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問公同公問隙○說音悅又如字為去聲

同夏五月莒為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且于役在二十

三年○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欲使乙

亥公問崔子疾問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

戶出公拊楹而歌歌以命姜○拊音甫反侍人賈舉止衆從

者而入閉門為崔子閉公也重言侍人者別下賈舉甲與公登臺而

請弗許請免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求還廟自殺也皆

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不能親聽公命近於公宮言崔

賊手有所擊故以于振為夜行官名也既受崔子之命又受公命是為二命前有射公不申故傳言其事而云又殺義行疾不能聽命行夜但行之家近於公官充當警備故陪臣代行夜之職得淫者受射命討之不知他命

子宮近公宮或陪臣于振有淫者不知二命行夜淫者詐稱公言行夜得淫人受崔子命討之不不知他命也日狂胡且反又如字極側留反又子俱反一音陬說文振夜戒有公踰墻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僕埋皆死八子皆齊勇力之臣為公所嬖者與公共死於崔子之宮○射食亦反申丁仲反隊直類反儘力侯反因祝佗父祭於高唐高唐有齊別廟也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爵弁祭服申蒯侍漁者侍漁監取蒯苦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帑宰之妻子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反死君之義崔氏

西仲曰其人言既不死難又不出外便當歸家何必立於此地然人臣以君為歸君既死何者是歸地乎養奉也養字與口實對已私事也誰任之言雖欲死亡限於義也林注人謂崔標有君而自殺之按與成十七年傳君實有臣而殺之語意同一說寡人之君而崔子弑之也又一說人更有君之而弑之者當死當亡已不得

殺駿蔑于平陰駿蔑平陰大夫公外嬖傳言其公所養非國士故其死難皆嬖寵之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聞難而來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言已與衆臣無異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自謂無罪曰歸乎曰君死安歸言安可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言君不徒居民上臣不徒求祿皆為社稷○為于偽反注及下同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謂以公義死也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私暱所親愛也非所親愛無為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

而與焉此三說未  
知孰是唯林本社  
意故姑從之  
西仲云既不必死  
不必亡亦將用何  
者以為歸也補注  
此句覆說上文君  
死安歸之意耳

按景公母名穆孟  
姬見昭十年  
西仲云崔杼盟詞  
未終復從中截斷  
指天而誓而大宮  
之盟無益亦在言  
外陸云崔慶者下  
本或有有如此盟

四字者後人妄加  
按此盟辭是此下  
無者字抄微也即  
微以為智之微

林注南史氏齊史  
之在外者執往欲  
書之也古之書者  
必以汗青之簡  
縛柱戀及博雅束  
也集韻重緣及卷  
也

弁中又見哀十四  
年

焉得亡之

言己非正卿見待無異於  
衆臣故不得死其難也

將庸何歸

死亡之義

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

以公尸枕已股  
何所歸趣

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

舍之得民也

盧蒲突奔晉王何奔莒

二子莊公  
黨為二十

八年殺慶

叔孫宣伯之在齊也

宣伯魯叔孫僑如  
成十六年奔齊

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

還齊羣公子納  
宣伯女於靈公

音旋

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

大宮

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

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歆

云所不與崔慶者有如上帝讀書未終  
晏子抄答易其辭因自歎○歆所洽及辛巳公與

大夫及莒子盟

莒子朝齊遇崔杼作亂  
未去故復與景公盟

大史書曰

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

嗣

也拜前有  
三人死

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

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傳言齊有直史崔  
杼之罪所以聞

閻丘

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

二子莊  
公近臣

轉直

鮮虞推而下之

下嬰妻也○雅  
如字又他田反

曰君昏不

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

匿藏也○暱  
親也○暱

女乙

其誰納之行及弁中將舍

弁中狹道○舍於  
檢反又於廉反

林注一人與一人戰耳

廿七年崔杼繼崔明辟諸大墓注開先人之家藏之也側辟字奇事似或云瘞埋於北郭之側也非訓側為瘞埋

翼者扇之類以木為之衣以白布畫雲氣柄長五尺車行人持而從既窆樹于壙中下車貳車蓋籠蓋非良車也非是大禮備列軍陳若霍光葬用

甲兵是也下文陳人男女別而翼元年祭人男女以辨皆與此同蓋男女分別將以賂晉也 班辨音通 晉始伐齊未知莊公死齊人以弑說方始知之齊既有喪師自須退縱今受賂未合致譏一說以班別累以別皆降伏之狀受賂還不譏者以其譏已明也又男女為賂解非也他日衛侯得國則望以五鹿與齊也

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

遂舍枕轡而寢恐失馬也食馬而食駕而行

行出奔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遂

來奔道廣衆得用故不崔氏側莊公于北郭

不殯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士孫人姓因名里死十日便葬不待五月

四翼喪車之飾諸侯六不蹕蹕止下車七乘不以

兵甲下車送葬之車齊舊依上公晉侯濟自泮

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朝歌役在二十三年不書伐齊齊人

逆服兵齊人以莊公說以弑莊公說晉也使隰鉏

請成慶封如師慶封獨使於晉不通諸侯故不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宗器祭祀之器自六

正三軍之六卿五吏三十帥五吏文職三十帥武職皆

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百官正長羣有司

及處守者皆有賂皆以男女為賂處守守晉侯詐

之晉侯受賂還不譏者使叔向告於諸侯告齊公

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

寡君聞命矣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衛獻公以十四年奔

齊○宛將使衛與之夷儀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

於元反

崔杼欲得衛之五鹿故留初陳侯會楚子伐鄭在衛侯妻子於齊以質之年當陳隧者井堙木刊也刊除也堙塞鄭人怨之六

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突穿

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欲逃遇司馬桓

子曰載余陳之司馬曰將巡城不欲載公遇賈獲賈獲陳大

夫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毋辭曰不

祥雖急猶不欲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

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欲服之而已故

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音亮

附注或云此突字本穴若漢攻大宛穴其城者故杜訓為第一說突通作揆揆揆猶衛也不必改字將巡城甚為苦惱與藍尹魯去王其意何如陳氏曰獲不曰非禮曰不祥何也禮履也舍履而言祥急遽而欲人之易信也擁社示國遷也社社主也

林注繫馬纒也執之而見者脩臣僕之禮按禮曰軍中無擊以纒拾矢可也承飲軍中禮也

今陳之司徒招致民人司馬集致符節司空檢致二地使各依其舊師乃還劉云諸官皆鄭

人在軍者權攝為之未必正官各使其依其職事致之於陳也按此存亡國之事也此盟

齊人不序於列故杜據同盟之言以明齊亦與盟與註

免喪服擁社抱社主示服○免音問注同

朝服自囚係以待命○子展執繫而見見陳侯○繫陟立反

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承飲奉觴示

而出子美子產也但數其所獲人

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故正其衆官脩其所

職以安定之乃還也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丘齊

成故也伐齊而稱同盟趙文子為政趙武代令薄

諸侯之幣而重其禮待諸侯穆叔見之謂穆叔曰

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弭止也○齊崔慶新得政

十六年同盟于幽  
傳云鄭成也同屈  
蕩名既見十五年  
藝文志云世本十  
五篇註古史官記  
黃帝以來訖春秋  
時諸侯大夫日知  
錄云劉向撰世本  
二卷其書不傳屈  
建為令尹在此前  
按居其間使楚首  
尾不能相顧成  
六年註云世本  
困也方言云墊下  
也吳地下濕久駐  
於此水雨大至民  
將困病

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屈建若敬行其禮

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楚盟于宋傳

楚遠子馮卒屈建為令尹屈建屈蕩為莫敖代屈

十二年邲之役楚有屈蕩為左廣之右世本屈蕩  
屈建之祖父今此屈蕩與之同姓名○邲扶必反

城離城舒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先至子疆

息桓子捷子駢子孟帥左師以退五人不及子木

吳人居其間七日居楚兩子疆曰久將墊隘隘乃

禽也不如速戰墊隘慮水雨請以其私卒誘之簡

師陳以待我簡閱精兵駐後為我克則進奔則亦視

之視其形勢乃可以免不然必為吳禽從之五人

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

繼復逐之傳諸其軍吳還逐五子至其簡師會之

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既敗

鄭子產獻捷于晉獻入陳之功戎服將事戎服軍

服事我先王興闕父為武王陶正我先王賴其利

數俘而出不將以  
歸故知空獻其功  
也戎服韋弁服  
以韎韋為弁又以  
為衣裳也朝服玄  
冠緇布衣素績裳

異於朝服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闕父為周陶正以

樂記云武王克殷即封黃帝之後於鄞帝堯之後於祝封夏后氏之後於紀殷之後於宋故鄭玄謂杞宋為二王後鄞祝陳為三恪杜乃以此言備三恪為通二代而備其數也二代之後用王者之禮至貴也舜在其前其禮轉降雖通二代為三其二代不假稱格唯陳為恪耳恪敬也按趙陸二氏從鄭傳氏從杜

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舜聖故謂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庸用字元女武王之長女胡公闕父之子滿也○因音泰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為三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言陳周之甥也今賴周之甥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陳桓公鮑卒於是陳亂事在魯桓五年蔡出桓公之子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五父他桓公厲公也我及與蔡人奉戴厲公奉戴猶奉事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陳莊公宣公皆厲公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播蕩

孫氏曰晉人問陳之罪則數其恃楚馮凌問何侵小則指大國數折問何戎服則指文公布命各燦然有章或云授手謂敢不拒也 侵侵凌也非用兵之侵也陳大於鄭而謂之小者自言言也按侵小猶言暴暴不說國大小當時常語非有意義或云致罪言有罪當誅不論大小且昔疏作且夫大國一同夏殷之法也周五

流移失所宣十一年陳夏徵舒弑靈公靈公之子成公奔晉自晉因鄭而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弃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億度也逞盡也我是以有往年之告謂鄭伯首告晉未獲成命未得伐陳命則有我東門之役前年楚伐鄭當陳隧者非埋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東門上辱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心啓開也開道也其心故得勝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辟誅也○亦反且昔天子之地一圻方千里○音所列國一同方百里自是以衰衰差



百里為大國林法  
今大國土地之多  
或數倍於天子若  
非侵削小國何以  
至土地如此之廣  
按足利本後入記  
云一本至下有太  
一說今大國數圻  
之地者多矣大  
室曰戎服輔王是  
卿士之職也晉文  
獻捷時授之鄭文  
也今鄭使戎服者  
不廢王命故也按  
輔王受晉獻捷即  
攢相之職也今子  
產使者也授捷者  
也與鄭文及獨戎

降○初危反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

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武鄭

公莊公為周平王桓王卿士○黜色主反下同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

復舊職晉文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

廢王命故也城濮在魯士莊伯不能詰士莊伯復

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

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謝晉受子西復伐

陳陳及鄭平前雖入陳服之而仲尼曰志有之志

書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將住反又如字不言誰知

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雖得行猶晉為伯鄭入

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樞機之發楚為掩為司

馬為子馮子木使庀賦庀治○匹數甲兵閱數甲

午為掩畫土田畫土地度山林度量山林之材以

及鳩數澤鳩聚也聚成表淳鹵淳鹵地薄之地表

也絕高曰京大阜曰陵以備田獵之處辨京陵辨

音純鹵音魯說文數疆潦疆界有流潦者規偃豬

多偃豬下濕之地規度其受水如字町原防廣平曰原防

地不得方正如井田別為小頃町○町徒頂反牧隰臯隰臯水厓下濕井

服為從舊例耳論  
者曰子產辭多文  
飾不類平且豈謂  
此類或云乃難  
之辭若鄭無辭晉  
且問罪也林注人  
之有言所以成其  
志之趨向也言之  
有文所以成其言  
之華采也樞戶樞  
也機牙也戶樞  
之發或明或闇琴  
牙之發或中或不  
以譬言語之有榮  
辱此句出繫辭傳  
尤具也治之使其  
故訓治賈云淳鹵  
也疆疆界也疆

緊地之堅疆者周禮凡糞種疆墾用菁偃水為澆故為下濕使田中之水注之此原蓋謂隄防之間也說文田踐履曰町町亦頃類詩九臯毛傳阜為澤之坎衍高平而美者沃底平而美者賦與籍俱是稅也按疏記注也稅民之財使備軍馬劉云車上甲士所執五兵者戈支戰首不夷承步卒之五兵無夷矛而有弓矢

行沃

行沃平美之地則如周禮制以為井田六尺為步百為畝畝百為夫九夫為井○衍以善反下平日沃量入脩賦賦量九土之所入而治理其賦車籍馬籍疏其毛色歲賦車兵車兵徒兵步賦車籍馬籍疏其毛色歲賦車兵車兵徒兵步

循之數

循之數使器械有常數○既成以授子木禮也治國之禮傳言楚之所以興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舟師在二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

若啓之將親門

若啓之將親門啓開門也○我獲射之必殪殪死也○射食亦反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

臣隱於短牆以射之

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楚子以滅舒鳩賞子木辭

曰先大夫為子之功也

曰先大夫為子之功也以與為掩往年楚子將伐舒鳩為子馮請

知然明

知然明前年然明謂程鄭將問為政焉對以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子產喜

以語子大叔

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心名○然明

產曰政如農功

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後行如農之有畦其過鮮矣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大

所行不越於所思也

所行不越於所思也

巢之封疆居良及

此語已見文十八年鷹爽鳩也鷂長風鷂屬也

所行不越於所思也

矣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大

陸云說詩作閱容也小雅小弁篇又國風谷風篇

大雅烝民篇蔡仲之命云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此所引者蓋是彼文說文奔从

廿竦兩手而執之奔者戲名棋者所執之子以子圍而相殺故謂之圍棋或云奔者落奕之義按落奕即絡釋林古棋字

叔文子闡之大叔儀也曰烏乎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

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皇暇也詩小雅言今我不能自容說

何暇念其後乎謂甯子必身受禍禍不考得恤其後也○說音悅將可乎哉殆必不

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使終思其復也思其可復行

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逸詩曰夙夜匪解以

事一人一人以喻君今甯子視君不如弈棋弈圍棋也其何

以免乎弈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况置君而弗

定乎必不免矣尤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

哉甯氏出自衛武公及喜九世也春秋左氏傳校本第十七

襄經二十三年復入扶又及注同君爭爭鬪為之于偽廢長丁丈反立少詩照

傳喪之徐息浪反徹去起呂反其長丁丈反勝之一音繩證反有郛之亮反又音章○今本障

無咎其九反所祐音又而觴式羊反午匿女力反徧拜音遍之難乃口反子少詩照反注

同必計嬖於反七輿音餘王鮪音附侍坐如字一音才臥反以走如字音奏民柄彼命反

無解佳賣反今本懈墨綬本又作衰內應應對之應備守手又反旣乘繩證反下驟乘超乘并注同

上獻子時掌反督戎丁毒反帥卒子忽反訟女音汝注同槐本音懷肘張九反王孫揮

許韋反之傳摯音至本或作申鮮虞之子傳摯晏父戎音甫邢公刑牢成魯刀反本一作罕成狼音郎

蘧疏其居反胠一音起業反駟乘繩證反間大國間廁之間又如字其咎其九反其難乃日

反欲殺○申志反下同以說如字於背佩二隊徐徒反行徐戶郎反隘

道於懈反廷音庭本亦作庭今本亦庭築壘力軌反辟音壁今本壁少水地名京觀官喚反晏

釐徐音公彌長丁丈反公鉏仕居反具敝車婢世反徐吾為干偽反下

同公鉏重席直恭反復絜扶又反非復澡之音位處昌慮朝夕如恪居

反苦各豐黠都尊反徐弗應應對之應焉在於虔反之療力召反娶于七住鑄之

反所治直吏反為先人于偽反下為己請自為請為皆同要君一遙反母或

音無殺適丁歷反盍以戶臘反狹路戶夾反敝廬力居反見齊侯一讀以見字

下同經二十四年宜咎其九反大饑居疑反傳以上時掌反所治直吏事

見賢遍隰叔徐入反主夏戶雅反復為扶又反史佚音逸周任音任寓書音寓

之賄呼罪反將焉於虔反也夫音扶下母寧音無浚我思俊反以焚扶云焚斃

反婢世子說悅音為重幣于偽反下子西相息亮反介恃音戒注蒐軍所求

因閱悅音數所主反黔如淳音陬縣一音子侯反射犬徐神卑下遐嫁常

分扶問反婁本或作樓小阜扶有反在幄於角反已皆乘乘車下乘字繩證反皆

踞俱慮反轉一音張衣裝側良反一本作取直救反人壘力軌反搏人音博

徐甫復踞扶又反下曩者乃黨反怯也去業反之亟居力反荒浦判五反

師祁犁力兮反又公孫揮許韋反降下戶嫁反下人戶嫁反言易以或反且

夫亡釁許觀反經二十五年雖背音佩傳為晉于偽反下孟公綽昌若反

音綽使偃取之本或作娶字辯別彼列反坎下苦敢反兌上徒外反巽下音遜中

男丁仲反風隕于敏反不可取七住反同疾音疾藜力私反無應應對之應則喪

反息浪髮也本又作釐驟如愁又反徐間伐間廁之難同之難乃且欲

殺申志反又近於公宮并注同且于子餘反公拊拍也楹音盈衆從才用反

重言直用反別下彼列反擷說文云從手取聲字林同音子侯反服本作

股音古封具反求付鐸父徒洛反祝佗徒何反弁皮彥反監取古銜反驪蔑予公反死

難乃且反而殺申志反○吾焉於虔反三踊羊寵反而相息亮反大宮音洽

瘞於滯反乃歛一音所故復扶又反以帷位悲反虞乘繩證反知匿女力反狹道音洽

長丁丈反守國者如字或反陳隧音遂徐又徒井埋音困木刊音苦獨使所吏反正

古定無別陳侯免喪冠也擁社於勇反而見賢遍反俘芳夫反道

之音導遽以其據反子捷在接反子駢蒲賢反子孟音隘私卒予忽反

同後駢張住復逐扶又反復伐陳同舒鳩潰戶內虞闕於葛妃胡公音配亦作配

○今本之長丁丈三恪苦洛五父佗徒何夏氏戶雅播蕩補賀介恃

亦配戒以馮皮冰可億於力逞勅景億度待洛其衷音忠開道音導城濮卜能

詰起吉反相鄭息亮反以共音恭藪澤素口反焚燎力召反之處昌慮反辨別彼列反

同培薄音學疆居良及注同潦音老豬云停水曰豬防隄丁兮小頃音穎

反牧隰州牧步卒于忽器杖直亮疆其居良鷹於陵鷗徐居朝夕如字

匪解佳賣反弈音亦棋音其

春秋左氏傳校本第十八

襄公

起二十六年晉 盡二十八年唐

杜氏

集解

陸氏

音義

尾張

秦鼎

校本

傳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邾

在二十四年不直言會夷儀者別二十五

年夷儀會邾古洽反

其五月秦晉為成晉韓起如秦涖盟

秦伯車如晉涖盟

伯車秦伯之弟也○其廉反

成而不結

固也傳為後年脩成起本當繼前

秋文跳直彫反附法徒彫反

經二十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

剽

左傳校本卷十八

疏凡傳却言前事者皆舉時事為驗廿四年廿五年類年會於夷儀故言城邾以明秦晉為成在廿四年也不直言齊人城邾者以其非經故也此傳當在前卷之末而在此卷之前者傳寫失其本真也跳躍也魏晉儀註寫章表別起行頭謂之跳出傳寫一本作轉寫

叛者皆君之名無君不得為叛故註謂之林父畏而後殺已故先叛也林註書叛始于此復歸例在成十八年卿會公侯非私今卿會為良賢輩皆當也但向戌別有後期之責故書良賢名而不貶以駁向戌也良賢雖書非合其罪若良賢與晉宋皆貶稱人則嫌向戌與良賢輩同罪而其後期之罪不見故書良賢退宋班明

匹妙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行雖未居位林父專邑皆國猶為叛也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復其位曰復歸名與不各傳無義例夏晉侯

使荀吳來聘與荀子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

澶淵卿會公侯皆應賤方責宋向戌後期故書良霄以駁之若皆稱人則嫌向戌直以會公賤

之○澶市延稱君以殺惡其父于相殘害○反駁邦角反秋宋公殺其世子痤稱君以殺惡其父于相殘害○

楚才何反晉人執衛甯喜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

楚未同盟而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蔡許靈公

傳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脩會夷儀歲之成

叔向命名行人子員欲使答秦命行人子朱曰朱

也當御御進也言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

同大夫為何以黜宋於朝黜退撫劍從之從叔向也叔向

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集晉國賴之

不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

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拂衣寒裳也

御魚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庶幾吾臣之所爭

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謂二子不心競

為忠而撫不務德而爭善行謂所私欲已侈能無

卑乎私欲後則公義衛獻公使子鮮為復使為己

乃是人爭理故

向戌有二罪也許靈公卒悼公買立當進待君受君命也行人非一遞進御此日次朱當御次而不使是黜之也言已與叔向同爵何以退之而不應章昭云子員子朱同爵焉氏云何以黜朱是爭善也拂衣振迅之義以其將闢知拂衣即褻裳也對則上衣下裳散則相通此似叔向無罪而闢雖一曲一直乃是兩人爭理故

以二子言之爭謂所行為善則惟言子朱之心也按爭善謂爭而自善也非各爭其善也觀疏引杜註可見焉按子員名見八年傳至今十九年也蓋老成人故叔向欲使之也林註欲守其祭祀而已又云已不知獻公因何而出奔亦不敢聞因何而入

林註淹留憂恤在於外國又云子鮮若欲踐言不過能出亡於我果何為按多行義之多也或云多猶賢商君傳循禮者不足多是也唯襄在家守之

○鮮音仙為辭辭不敬妣強命之鮮之母○國其

大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妣曰雖然以吾故也

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言復甯喜曰必子鮮在

不然必敗子鮮賢國人信之必欲使在其間故公使子鮮子鮮不

獲命於敬妣不得止命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及政由

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遽伯玉伯玉曰緩不得聞

君之出敢聞其入十四年孫氏欲逐獻公瑗走從近關出○瑗于春及遂行

從近關出告右宰穀衛大夫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

兩君前出獻公今執鬯天下誰畜之畜猶容也○畜許六反悼子曰

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悼子甯喜也受命在二十年穀曰我

請使焉而觀之觀知可還否○使所吏反還音環遂見公於夷儀

及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淹久也而無憂色亦無

寬言猶夫人也言其為人猶如故○夫音扶若不巳死無日矣

已止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日子鮮在何益多而

能亡於我何為言子鮮為義多不過亡出悼子曰雖然弗可以

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二子孫文子之子

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伯國孫襄

也父兄皆不在甯子出舍於郊欲奔伯國死孫氏夜故乘弱攻之



劉是黑豈之子成  
十年傳衛子叔黑  
背侵鄭元年衛侯  
使公孫劉聚聘傳  
云衛子叔來聘是  
子叔即族也殺大  
子角不書蓋以不  
告故也趙氏云公  
孫孫無稱族之  
法蓋如叔勝之子  
公孫嬰齊稱子叔  
嬰齊耳書曰是仲  
尼書為叛也叛反  
背之辭叛判也分  
君之地以從他國  
有地從己故稱為  
叛他雖出奔地不  
從己則不稱叛叛

是出地以生名也  
馮氏云以首見  
意也領說文作領  
黜頭以應也  
文子本不面客寧  
喜聞甯喜之言遂  
自評論發歎對  
面相客無異故言  
答也或云在乃心  
在王室之在言心  
不在我也猶云伯  
父無裏言也今汝  
乃吾所當怨者故  
怨汝也負羈縶從  
見僖廿四年

吳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  
及大子角子叔衛侯劉言書曰甯喜弑其君劉言  
罪之在甯氏也君無罪故發之孫林父以戚如晉  
以邑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  
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林父  
而行人義可以退唯以專甲午衛侯入書曰復歸  
邑自隨為罪故傳發之國納之也本晉納之夷儀今從夷儀入國嫌若晉  
國納之也所納故發國納之例言國之所納而復  
其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  
揖之逆於門者領之而已領搖其頭言行驕心易  
臣○竟音境國五感反

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  
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二三子吾子獨不在寡  
人在存問之三公聞文子答甯喜之言故忿之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  
寡人怨矣所怨在親親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  
羈縶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謂  
行居謂剽也○縶息列反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  
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  
使止之傳言衛侯不衛人侵戚東鄙以林父孫氏  
愬于晉晉成茅氏茅氏戚殖綽伐茅氏殺晉成三

曹人詢林父為厲

林父又以厲責子

林註指殖綽為惡

鬼而責其子及不

之如也一說惡鬼

亦報人人反不知

也

林註子展為元帥

故特享之

百人殖綽齊人孫蒯追之弗敢擊又子曰厲之不

如厲也逐從衛師敗之圍蒯蒯感父言更還殖殖綽圍衛地鉏鉏獲

殖殖氏鉏鉏孫復愬于晉衛張本鄭伯賞入陳之

功前年陳在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

服先路次路皆王所賜車先八邑以路及命服為

二井悉薦反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

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

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賞謂六邑也公固予

禮卿大夫所乘者

名車不名路也賜

車稱路從王賜之

名必是稟主之命

遺人以物皆輕先

重後故以路及命

服為邑之先也四

井為邑故八邑三

十二井也按取

及猶敢當也

林注繆讓而不失

其班次之序

雲音干韋昭音虛

附注婁樓同音統

支於婁字皆音力

侯及其說近留故

與樓異獨倍十八

年皆婁音即鈞反

是也立皇頡於

位而問之

上高舉也下下垂

也已上下其手又

之乃受三邑位次當受二邑以公公孫揮曰子產

其將知政矣知國讓不失禮管人為孫氏故召諸

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召公為

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雩婁今屬

鄭如字徐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麇鄭皇頡戍之皇

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公子圍共王子靈正於伯

州犁直也伯州犁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犁曰

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言王子圍及穿封戍上其

皆非細人易別識也

左傳

卷八

五

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介大也下其

手曰此子為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上下

手以道囚曰頡遇王子弱焉弱敗也言為王子所得戍怒抽

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印董父與皇頡

戍城麋印董父大夫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

印氏以請之子大叔為令正主作辭今之正以為請子產

曰不獲謂大叔辭以貨請董父必不得受楚之功而取貨於

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受楚之功大名也以貨免之小利故謂秦不爾若

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

柳揚其辭欲使申證之也  
林注此子身之之辭或云弱楊通言被王子捕也亦通然非杜意

按豫貪而傷國體秦必不如此也  
秦不肯其如是也按一本作秦其不然朱注勒字絕句一本鄭國屬上

林注當歸功于秦不必以賂

更幣秋文無音朱注音庚乃別更幣而從子產之言

此直退策耳非進鄭也

會之言其至會所耳晉將執之故使衛侯出也

城下其可辭如此董父可得弗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從

子產而後獲之更遣使執幣用子產辭乃得董父傳稱子產之善六月公

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

戚田正戚之封疆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戚城西北

五十里有懿城因姓以名城取田六十井也趙武不書尊公也罪武會公侯

向戌不書後也後會期鄭先宋不失所也如期於是

衛侯會之晉將執之不得與會故不書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

女齊以先歸其弒君伐孫氏也遺北宮括之子女齊司馬侯歸晉而後告諸侯故經

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書在秋女音汝

晉主獄秋七月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欲共晉大夫請之

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嘉樂詩大雅取其嘉樂君顯顯令德宜民官人受

國景子相齊侯景子國弱賦蓼蕭蓼蕭詩小

子展相鄭伯賦緇衣緇衣詩鄭風義取適子之館兮還

叔向命晉侯拜子授子之祭兮言不敢違遠於晉

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

拜鄭君之不貳也蓼蕭緇衣二詩所趣各國子使

晏平仲私於叔向私與叔向語曰晉君宜其明德於諸

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為盟

晉侯嘉樂二君故二君一言澤及于己一言不敢違晉祿于天國戶嫁及國景子相齊侯澤及遠若露之在蕭以喻晉君恩澤及諸侯○蓼音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緇衣詩鄭風義取適子之館兮還子授子之祭兮言不敢違遠於晉命疑作令言晉侯有德是安我宗廟也

主也今為臣執君若之何謂晉為林父執衛侯叔向告趙文

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

君言自以殺晉成三百人為罪不以林父故國子賦鸞之柔矣逸詩見周書義

取寬政以安諸侯若柔鸞之御剛馬子展賦將仲子兮將仲子詩鄭

謂晉為臣執君○將七羊反晉侯乃許歸衛侯

叔向日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子

鄭子罕之子居身儉而用心壹鄭穆公十一子子然二子孔三族已亡子羽不為卿故唯言七穆○

鄭七穆謂子展公孫舍之罕氏也子西公孫夏氏也子產公孫僑國氏也伯有良霄良氏也子大

叔游吉游氏也子石公孫段豐氏也伯石印段氏也穆公十一子謂子良公子去疾也子罕公子

藝文志無周書篇目其書今在詩云馬之剛矣鸞之柔矣馬亦不剛鸞亦不柔志氣應應取與不疑秋文云將仲子兮本無分字此依詩序此子羽非行人公孫揮也

名棄取見棄之義  
林注入宮夕見其

馮氏云看得甚美  
也或云尤物移人

之尤故訓甚  
婉者巧于自結很

者疎于內交  
內師者身為寺人

之官公使之監知  
太子內事為在內

人之長  
知之謂與楚客稽

喜也子駒公子駢也子國公子發也子孔公子嘉也子游公子偃也子豐也子印也子羽也子然也士子孔也子然二子孔已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芮亡子羽不為卿故止七也

徒宋大夫○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

共姬宋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也○長丁丈

及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也○甚姬納諸

御嬖生佐○惡而婉○而心順○太子痤美而很○貌

而心很戾○合左師畏而惡之○惡鳥路及寺人

惠牆伊戾為太子內師而無寵○惠牆氏○秋楚客聘

於晉過宋○上巳有秋復發傳者中間有初○太子知

相識也秋文惠牆  
作唐

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

乎○夫謂太子也○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

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

其外莫共其內○伊戾為太子內師不行恐內侍

請往也遣之至則飲用牲加書徵之○詐作盟處為

也○而騁告公○騁勅景反○曰太子將為亂既與

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言欲速

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徵也○問諸夫人與左師○夫

也○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太子○太子曰唯佐也能免

唯佐免我知兩人  
之排擯故也  
接太子欲召佐使  
請乃曰召而來違  
則不及事我死矣

或云來歸也與佐約曰汝至於日中不自君所歸則我死矣 声乱叫謂之駭多為言語乱人耳也 氏猶家也言夫人家之馬也棄止為夫人步馬之時夫人名已定矣故對云君夫人氏也但冀本是妾左師欲令夫人重己故解不知之夫人聞之懼已不得為夫人故自稱妾饋之錦馬也其使者自稱也

我以其召而使講日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聒謹也欲使佐失期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天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享伊戾左師見夫步馬也馬者賜及序音彭反人之步馬者縊一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為君夫人余胡弗知國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以玉為錦馬之先薦及又曰君之妾棄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左師令使者改命也傳言宋公聞左師說天子所以無罪而死鄭伯歸自晉請衛侯歸使子西如晉聘辭曰寡君來

晉語將求於人必先有人焉 子即公孫歸生

煩執事懼不免於戾言自懼失敬於大國而從罪使夏謝不敏夏子君子曰善事大國將求於人必先下之初楚伍參與蔡大帥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聲子子朝之子伍舉子晉祖父椒舉也朝如字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為申公而亡獲罪出奔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班布也布荆坐地共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平在聲子通使於晉為國通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故事

皮裘者本句張本  
讀按外傳皮革下  
有焉字蓋外傳如  
龜焉灼其中必支  
於其外若體性焉  
有首領肢肱此類  
焉字猶之也故此  
文今誦為八字句  
所賞必有功不僭  
差所刑必有罪不  
濫決

大民讓

久錯也謂實有罪  
而失於安免也

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

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杞梓皆木名雖

楚有林晉實用之言楚亡臣多在晉子木曰人獨無族姻

乎夫謂晉對曰雖存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歸生聲子

名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

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

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從之亡也詩曰人之云

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詩大雅殄瘁也瘵病也故夏書

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逸書也不經小用常法

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

厥福詩商頌言殷湯賞不僭差刑不濫濫不敢此

湯所以獲大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樂行

憚用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天是以將

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飲賜飲饜也酒食賜下無此

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微樂不舉

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

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

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士以害楚國不可

言下國諸侯推命  
湯為天子也按均  
大也宋云封建建  
立其福以及後世  
也命上添故字觀  
以此可見古人之  
樂行賞以此可見  
古人之憚用刑以  
此可見古人恤民  
不倦  
莊廿年傳曰司寇  
行戮君為之不舉  
膳天職曰王曰一  
舉以樂術食注云  
殺牲盛饌曰舉又  
曰邦有大故則不  
舉注云大故刑殺  
也

救療所謂不能也療治也所謂楚人子儀之亂析

公奔晉在七年晉人實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殿後

軍練及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窳易

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鈞同其聲窳物

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

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麇而還成六年晉

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侵沈獲沈子鄭於是

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

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不是其曲直雍子奔晉晉

楚軍不能持重且夜攻之彼不知虛實必然遁走軍猶攻也

不南朝于楚

林注是正也按是誕通誕審也正也

人與之鄙鄙音邑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

楚遇於靡角之谷在成十年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

軍曰歸老幼及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棄簡

蒐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次舍也焚舍示必明日將

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欲使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

而歸諸宋以魚石歸在元年楚失東夷子辛死

之則雍子之為也楚東小國及陳見楚不能救彭

令尹子反與子靈爭夏姬子靈而雍害其事子反

害巫臣不使得取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邢音以

韋云是理也黃丕烈云韋以是為誤也馮氏云猶云不喜此人非矣一家有二人從役者則留一人將戰決戰也林註凡軍中應歸者皆遣之行而縱楚之被囚者一說行寒剛及列也偽如歸役於國列之陣前使楚囚見之而逃與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同似勝此是示為必死之戰也



紀文鄭或作贊

子重子反一歲七  
奔命

上賁或作焚即越  
椒也

紀文歷作厭云本  
又作歷於甲反徐

於輒反  
楚語作易中下楚

必款之注中下中  
軍之上下也中軍

有上下見于晉語  
詭猶貪也鄭司農

為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

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

取駕克棘入州來棘皆楚邑譙國鄆縣東北有棘亭

子且楚罷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事見成七

年○音皮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

苗音邑若敖亂在宣四年苗以為謀主鄆陵之役在成十六

音偃楚晨歷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

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言楚之精卒唯在中軍

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塞井夷夷竈以為陳欒范易行以誘

以為易行中軍典  
上下軍易卒伍也

中軍之卒良故易  
之

四萃楚語作三萃  
章曰時晉有四軍

言三集者中軍先  
入而上下及新軍

乃三集以致攻之

外傳執政不是謂  
欽萃曰女實遺之

欒書時將中軍范燮佐之欒書時將中軍范燮佐之易行謂簡易兵備欲

亦行戶郎中行二郤必克二穆郤偃佐之郤至佐

新軍今此三人分良以攻二穆之兵楚子吾乃四

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四萃四面晉人從之楚師

大敗王夷師夷傷也吳楚之間謂火子反死之

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為也子木曰是

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

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遺之懼而

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言楚亦不以為意

或云弗圖言此願難期也

附注令其祿秩如叔向也外傳作倍其室

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以舉才能彼

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

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椒鳴伍舉子傳言聲子有辭伍舉所以得反子

孫復仕許靈公如楚請伐鄭十六年晉伐許他國皆大夫獨鄭伯自行

故許志欲報之一睡反日師不與狐不歸矣八月卒于楚

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許

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和在楚

王是故昧於一來昧猶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

也送快夫小人之性豐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

紀文冒仁報反又亡北反小人謂勇夫好戰貪名者豐謂目於

奮以夸人靈光敏賦云佐奮豐以軒

鬚是滿也足滿其性而自求成武勇

之名林注獲楚攻門者九人馮云當

是鄭為楚獲故是而歸耳當更詳之

汜襄城縣南汜城汜出南陽魯縣南

經襄城

補正曰討罪而取其女且同姓故

曲礼云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

某士周礼大宰之

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豐動也嗇貪也言鄭之欲與楚

戰者皆豐勇貪名之人非能為國計慮久利不可從也子展

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南里鄭邑

墮許涉於樂氏樂氏津名門于師之梁鄭城縣門發獲

九人焉涉于汜而歸汜城下涉汜水南而後葬

許靈公卒靈公之志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

衛侯以女說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傳言晉

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問何事對曰晉士起

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起宣子名禮諸侯大夫入天子國稱士時

襄廿六年

屬官有旅下士三十二人小行人云春入貢秋獻功是貢時事也

廩在蓋衛地齊人前取之以賜烏餘者烏餘大是猖獗益見梁帶之能

介被甲也取庫中之甲著之三十年介于襄庫亦同

凡失邑是守者罪耳非國之耻故無可諱也烏餘以廿四年奔晉廿五年范宣子卒明年始討之傳先言治之

左傳

卷二十一

事四時貢職宰旅家宰之下士言獻職貢於宰旅不敢斥尊

昌阜於晉乎辭不失舊能如禮唯韓起不失舊王聞之曰韓氏其

齊人城邾之歲在二十四年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

烏餘齊大夫廩丘故城是今廩丘縣所東郡廩丘縣故城是

遂襲我高魚高魚城在廩丘縣東北有大雨自其竇入雨故

開音豆介于其庫入高魚庫而介其甲以登其城克而取之

取魯高魚無所諱而不書其義未聞又取邑于宋於是范宣子卒宣

范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為政乃卒治之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為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

下乃述其治之

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言於此類而貪之

是無以為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

晉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晉梁帶晉大夫能無用師言有權謀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景公即位通嗣君也夏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

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案傳會者十四國齊秦不交相見邾滕為

私屬皆不與盟宋為主人地於宋則與盟可知故

經唯序九國大夫楚先晉歆而書先晉貴信也陳

于晉會常在衛上孔奐非上卿故在石衛殺其大

夫審喜審喜弒剽立衛衛今雖不以弒剽致討於大義宜追討之故經以國討為文書名也

左傳

卷二十一

左

諸侯大夫七月始集於宋而此會書在夏者書始行也

林宋宋之盟文子之偷也

雖非國人討賊因其被殺亦以國討為文書其名以罪

喜也不以弑君之罪討之故言追也書弟是兄曲也去弟是罪身也凡言以公命者實非公命而假稱公耳此時魯國君弱臣強君不得有命臣之理季氏恐叔孫疆直不從己意故假君命命之也從弱君之命於理順於禮大也不比視邾滕是小事也自從自從己心也此公命雖非真也豹即以爲真其敬從命則國人知公

書在宋會衛侯之弟鮒出奔晉衛侯始者云政由下從起衛侯之弟鮒出奔晉衛侯始者云政由下從起

今復患其專緩荅免餘既負其前信且不能友于賢弟使至出奔故書弟以罪兄○鮒市轉反又音

專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夏會之大夫也

豹不倚順以顯弱命之君而辨小是以自從故以違命貶之釋例論之備矣冬十有二

月乙亥朔日有食之今長曆推十一月朔非十二月

十二月則爲三失閏故知經誤

傳二十七年春晉梁帶使諸甕邑者具車徒以受

地必周諸甕邑謂齊魯宋也周密也必密使烏餘

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其衆出受

命不可違是順道也按喪邑四國也疑脫衛見上傳

三國具車徒故使烏餘亦具車徒恐其驚覺又慮其衆逆散也上諸侯三國也下諸侯天下也劉云晉宋古本皆不重言諸侯

附注此段與廿八年慶封來奔章甚似恐本一事重說耳億廿四年服之不衷身之災也彼己之子不稱其服

使諸侯僞效烏餘之封者效致也使齊魯宋僞

而遂執之盡獲之徒衆皆獲其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

侯是以睦於晉傳言趙文子賢故平公齊慶封來

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曼季之車不亦美乎季

封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爲

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爲賦相鼠亦不知也相鼠詩

知此詩爲心言其闇甚爲明年慶封來奔傳○稱

尺證反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免餘

夫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及此反吾與之言矣言政由甯氏

昭廿五年事若不克君受其名是也

十四年傳曰公使子蟾子伯子皮與孫子盟孫子皆殺之蓋此時臣之父死耳其詳不可知也

也林父逐君豈死乃出奔而得生甯喜納君有功乃被殺

納一作內沮止人為惡也勸勸人為善也賞罪既無章明何以得為止勸乎

刑法也

事未可知恐伐之未必勝祇成惡名止也祇適也音支對曰

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二公孫衛

大夫○勿使攻甯氏不克皆死臣皆死公曰臣也

無罪父子死余矣獻公出時公孫臣之父為孫氏所殺夏免餘復攻

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穀不書非卿也石惡將會

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

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行會于宋為明年石惡奔傳○衣於既及

鳩反子鮮曰逐我者出謂孫林父納我者死謂甯賞罰

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難以

治國且縛實使之使甯喜納君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

不止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還託於

木門木門晉邑不鄉衛國而坐怨之深也○木門大夫

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

出也將誰愬乎從之謂治其事也事治則明已出欲仕無所自愬吾不可

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自誓不仕公喪之如稅

服終身稅即總也喪服總綬裳縷細而希非五服之常本無月數痛愍子鮮故特為此服此

服無月數而獻公薨故言終身公與免餘邑六

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此

馮氏云從之而治其事則明己以對君故出非以不才見棄此意豈可令人知之終身不仕是記者敘事辭也獻公以廿九年夏卒則子鮮之卒蓋差在其前耳前終身子鮮也後終身獻公也諸侯絕期公於子鮮本無服喪服無稅服之名稅總聲近而字改耳喪服有總衰裳故云即

總也總寰者小功之總也既葬除之本無月數總於喪服之文在大功之下小功之上是非五服之常

乘之邑非四井之邑論語稱千室又云十室明通稱尺證反臣弗敢聞且甯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為少師公使為卿辭曰大叔儀不貳能贊大事贊佐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為卿叔儀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欲獲息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盡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強今不可不許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

稱一乘附注難如字下難吾助女同馮氏云弭兵文子向有此言向戌攘之成名耳雖曰不可猶云不可久弭諸侯欲弭兵息民而我不許之吾民之心必攜貳矣

體解外組周語文也宣十六年傳云公當享御當宴服云以其多文辭故特舉而錄之後世謂之孔氏聘辭以孔氏有其辭故傳不復載也仲尼

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折俎禮也折俎體解節拆升之於禮也周禮司馬掌會同之事難之乃且及下同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向因享宴之會展賓主之辭故仲尼以為多文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須無

襄廿七年

所以特舉此者  
以為此享多文辭  
言從武至者謂非  
晉侯命也

說卦云成言于良

左傳

卷十一

子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趙武命盈追也故言從

丙辰邾悼公至君自來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

言於晉時令尹子木止陳遣黑肱就晉丁卯宋向

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就於陳成戊辰滕成公

至亦小國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使

侯從晉楚者更相朝見○見賢遍反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

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

不能服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

請於齊請齊使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駟

謁諸王駟傳也謁告也○王曰釋齊秦他國請

相見也經所以不秋七月戊寅左師至從陳是夜

也趙孟及子皙盟以齊言子皙公子黑肱素愛齊

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二國

與子木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為軍示不晉楚各

處其偏晉處北伯夙謂趙孟伯夙曰楚氛甚惡懼

難氛氣也言楚有襲晉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

我何營在宋北東頭為上故晉營辛巳將盟於宋

西門之外楚人衷甲甲在衣中欲因會擊晉伯州

外傳以蕃為軍擊  
鞏即利而舍候速  
扞衛不行藩為軍  
不設壘也

伯夙荀盈傳無明

據按晉營及屬

晉諸國營皆在宋

城北諸國在西晉

外東以東為上也

林注諸國各以藩

籬為軍又曰以東

為左

左傳

卷十一

六

魯衛 晉營 宋城 晉營 魯衛 晉營 魯衛 晉營 魯衛 晉營  
林注但欲以利吾事而已秋義利猶濟也

定安也欲安其身用此三者定也信亡則志不立失志必死其死作以死賤人一為不信猶尚不可況國卿也不信之人足路其死言無得生者前覆曰路謂倒地死

不病者不唯病害而已必至於死言之不用若食之消散故無信為食言一說單斃其死斃而死也猶云未有而不病不待病而強死也夫謂宋也想楚人之情不應及是之惡使謂叔孫者使人就宋謂之也叔孫發魯之時未有交相見之議故季孫在國聞之慮其兩屬賦重疑邾滕為人之私故假公命

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大宰伯州犁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志言信三者具而後身安存信亡何以及三為明年子木死起本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單盡也斃踏也音丹踏浦北反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

不捷矣食言者不病不病者單斃於死非子之患也楚食言當也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為楚所病則欲入宋城則夫能致死雖倍楚可也宋為地主致死助我則力可倍楚楚或音扶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稱舉也吾庸多矣非所患也晉獨取其信故其功多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兩事晉楚則貢賦重故欲比小國武子恐叔孫不從其言故假公命以敦之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私屬一國故音預叔孫曰邾滕人之私



襄廿七年

叔孫雖內知非真公命而其辭稱公即須從命如是則敬君之情深矣

陳蔡鄭許在南方北楚公子嬰齊為蜀之盟諸夏大夫咸在

盟法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事此盟非爭主備而叔向言之者假此以勸之耳林注楚同小國任晉之細事不亦可從其請乎按

左傳

卷九

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

其族言違命也季孫專政於國魯君非得有命今君唯以此命告豹豹宜崇大順以

顯弱命之君而遂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為

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

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

矣狎更也○先晉去聲或如字狎戶甲反更音庚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

曰諸侯歸晉之德只只辭○因非歸其尸盟也

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

○小國主辨具辨皮莧反楚為晉細不亦可乎欲推使下楚主盟乃先楚

人書先晉晉有信也蓋孔子壬午宋公兼享晉楚

之大夫趙孟為客飲大夫酒臧紇為客子木與之

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

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前盟諸大夫不敢敵公禮

也今宋公以近在其國故謙而子木問於趙孟曰

范武子之德何如土會賢聞於對曰夫子之家事

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

祝陳馨香德足副之故不愧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尚上

能歆神人歆享也使神享其祭人懷其德○歆許金反宜其光輔

左傳

卷九

三

以楚為任晉之細事亦可矣朱云

楚今自同於小國享宴賓旅雖多特以一人為客諸侯

燕禮燕臣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

入門右射人請賓公曰命其為賓賓

出立于門外使射人納賓公降一等

揖之劉云兼享晉楚之大夫不以子

木為賓者實唯一人出自當時意耳

林注所行之事皆可告人故情無所

隱

范武子德上矣

紀交隴力勇友附注魯勇友

舜典云詩以言志歌以永言又見下

五君以為盟主也

五君謂文子木又語王曰宜晉

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

晉荀盈遂如楚涖盟重結晉楚之好鄭伯享趙孟于垂隴

自宋還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子

石印段公孫段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

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詩以子展賦草

蟲草蟲詩召南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

及又降戶江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在上不忘降抑

武也不足以當之辭君伯有賦鶉之賁賁鶉之賁賁

紉器簣謂之箬孫

炎云林也郭璞云

林版也然則林是

大名簣是林版按

晉語林箬之不安

邪抑驪姬之不存

側邪公爭作寢不

安與侍御不在側

此此林箬即寢闈

之義周礼天官王

府掌王之社席林

第九囊器即是

風衛人刺其君淫亂鶉鶉之不若義取人之無

孟曰林箬之言不踰闕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

聞也箬也此詩刺淫亂故云林箬之言子西賦

黍苗之四章黍苗詩小雅四章曰蕭蕭謝功召伯

伯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推善於子產賦隰桑

隰桑詩小雅義取思見君子盡心以事趙孟曰武

請受其卒章卒章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

子大叔賦野有蔓草野有蔓草詩鄭風取其趙孟

曰吾子之惠也大叔喜於相遇印段賦蟋蟀蟋蟀

風曰無以太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趙孟曰善哉保

家之主也吾有望矣能戒懼不荒所以保家公孫段賦桑扈

按匪交詩作彼矣八年傳註匪彼也

往此桑扈詩卒章趙孟因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

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

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言誣則鄭伯未

賦詩以自寵故言其能久乎幸而後亡言必叔向

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稔年也

年鄭殺良霄傳侈冒氏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

故為一年

附注公怨猶云公言之將怨以為報賓之榮寵也疏伯有不臣公之所怨當自掩蓋而賦詩以公之所怨為賓之榮寵劉云公顯然也按稔熟也穀一熟故為一年

不及五稔蓋古語見稽二年

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謂賦草蟲曰降

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宋左師請賞曰請

免死之邑欲宋君稱功加厚賞故謙言免死之邑也公與之邑六十以

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

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

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

亡也天生五材金木水火土也民竝用之廢一不可誰能

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

計謀不當則罪合死也自矜其功言已得免死請賞邑也林本示作視向戌以賞典示子罕也按官覽聖王有義兵而無偃兵譬之若水火然怒管不可偃於家誅伐不可偃於天下有巧拙而已又戴記用兵稱可並考

言之術者德禮等是興存明之道驕虛等是廢亡昏之道畏兵則興不畏則亡興亡由兵而向戍以為不須用兵是誣也以誣入之道掩諸侯也蔽一作斃陪也賞邑書之於札子罕削其字又投之於地羔裘篇何以恤我周頌作假以溢我朱傳何假聲轉恤溢字訛

以興謂湯武○因亂人以廢謂桀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削賞左師之書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司城子罕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詩鄭風司直也○已音記樂喜之謂乎樂喜子罕也善其不阿向戍何以恤我我其收之逸詩恤憂也收取也向戍之謂乎善向戍能知其過齊崔杼生成及疆而寡偏喪曰寡寡特也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

一說崔成有疾句而廢之而立明句

林法身身事也

父兄猶宗族也二人者本無血運于崔氏

孤入曰棠無咎無咎棠公之子與東郭偃相崔氏東郭偃姜之弟○相崔成有疾而廢之有惡疾也而立明成請老于崔濟南東朝陽縣西北有崔氏城成欲居崔邑以終老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宗邑宗廟所在成與疆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夫子謂崔杼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癸癸屬大夫癸以成疆之言告盧蒲癸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將弃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君謂齊莊公崔之

懷世七年

僖三十年鄰之厚君之薄也昭四年叔孫氏厚則季氏薄

他日慶封家滅猶我崔子也崔慶一也此語成識矣新築女墻而守之家家衆也 崔杼時在慶封家呂覽

崔杼歸無婦矣因而自統一說疎避也襄世五年陳侯逃墓而免亦是啖氏云經言十二月傳言十一月依經當云三失閏不可得而考傳氏云律曆志引是年日食與傳文同又推其曆數以至漢建武皆合不以傳為謬則杜以經文為訛有理也趙法輩以魯自有曆為杜謬說按是歲十一月乙亥朔交分入限應食大行授時

薄慶之厚也崔敗則他日又告復告慶封曰苟利

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彊殺東

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

求人使駕不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圉人養馬者寺人奄

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不恐滅家禍遂見慶封

慶封曰崔慶一也言如一家是何敢然請為子討之使

盧蒲癸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堞短垣使

其衆居短垣內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

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郭東姜復命於崔子且

御而歸之變為崔子御至則無歸矣乃縊終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

崔明夜辟諸大墓開先人之冢以藏之辛巳崔

明來奔慶封當國當國乘政楚蕩罷如晉涖盟罷冷尹子蕩報

荀盈也音皮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既醉詩大雅曰既醉以酒既飽

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歸之崔氏之亂在

十五申鮮虞來奔僕賃於野以喪莊公為齊莊公服喪

女鳩反如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為右尹傳言楚字又息浪反

左傳

卷八

二五

晉皆同負享曆是朔食辰時

昏時斗柄所指於十二辰為在申也

遠取支十一年者以三十年絳懸老人云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以全日

故遠計之故云通計也

公如楚晉霸業衰木精歲星火精熒惑土精鎮星金精大白水精辰星

游云歲之不易向云飢寒之不恤明年宋鄭皆賑民粟淫行時菑本自二

事無水不由歲星但以此年有一事總言其占耳陽氣出地發洩

木星本位在東東方青龍之宿故歲星亦以龍為名龍行疾而失次在下歲星福應之星今被乘勢屈是不能祐本國之象

三宿女虛危今人腹飢言枵腹本此枵耗聲近枵以有時菑陰不堪陽二句當在耗名也下蓋錯置也註當亦隨而移彼

左傳

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

閏矣謂斗建指申周十一月今之九月斗當建戌而在申故知再失閏也文十一年三月甲子

至今年七十一歲應有二十六閏今長歷推得二十四閏通計少再閏釋例言之詳矣

經二十有八年春無冰前年知其再失閏頓置兩閏以應天正故此年正月

建子得以無夏衛石惡出奔晉甯喜之黨書各惡冰為災而書

邾子來朝秋八月大雩仲孫羯如晉告將朝楚

冬齊慶封來奔崔杼之黨費酒荒淫而出書各罪之自魯奔吳不書以絕位不為卿

志及○圍市十有一月公如楚為宋之盟十有二月甲

寅天王崩靈王乙未楚子昭卒康王也十二月無乙未月誤

傳二十八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梓慎

魯大夫今年鄭游吉宋向戌言之明年饑甚傳乃詳其事歲在星紀而淫於玄

枵歲星也星紀在丑斗牛之次玄枵在子虛危星之次十八年晉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是歲歲

星在亥至此年十一歲故在星紀明年乃當在玄枵今已在玄枵淫行失次以有時菑

陰不堪陽時菑無冰也盛陰用事而溫無冰是陰不勝陽地氣發洩○菑音災洩息列反

蛇乘龍蛇也木為青龍失次出虛危下為蛇所乘龍也木為青龍失次出虛危下為蛇所乘

宋鄭之星也歲星本位在東方東方房心為宋角九為鄭故以龍為宋鄭之星○九音

剛又苦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玄枵三宿虛星在其中枵耗

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為歲為宋鄭之星今失常淫入虛耗之次時

秋文宿音秀按當  
讀如字說苑廿八  
星曰宿日星之所  
宿也秋名宿宿也  
止宿也廿八舍廿  
八次皆謂止宿  
若未得大國所命  
之序但如其志之  
所欲即不待彼命  
逆即從之先承意  
志禮也

復無冰地氣發洩  
故曰土虛民耗  
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

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盟故也  
陳侯蔡侯胡

也宋盟曰晉楚之從交相見故  
朝晉燕國今薊縣○薊音計  
齊侯將行慶封曰

我不與盟何為於晉  
以宋盟陳文子曰先事後賄

禮也  
事大國當先從其政事小事大未獲事焉從

之如志禮也  
言當從大國請雖不與盟敢叛晉乎

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也  
重丘盟在二十五年○重直龍反

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

圃以守石氏之祀禮也  
石惡之先石碯有大功於衛國惡之罪不及不祀故

趙氏云大國事天子惟聘而不朝故

韓起稱歸時事小國事大國乃朝而不聘故子產言會時事

彼時我言蔡侯猶能改也一本今還受享絕句而傲而情對句  
林注不敬出其中  
不得長死必為其子所弑

日禮○從才用  
邾悼公來朝時事也  
傳言來朝非宋盟宋盟唯

施於朝  
秋八月大雩旱也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

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  
不免禍且其過

此也  
往日至晉時○過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

外而傲  
廷往也○廷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

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為亡心將

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為君也淫而不父  
通

子般  
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  
為三十年蔡世孟

孝伯如晉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  
魯晉屬故蔡

按君沈指諸侯也而此謂鄭伯當為盟時約以諸侯親自來朝而今君不來但使臣來陸云即所謂晉楚之從交相見者也

歲之不易此句如置暴君上文意殊明言汝大夫也豈得預楚國之政令乎而汝也叙交草行為跋水行為涉君心楚君也非盟載之言而失

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

宋之盟君實親辱君謂鄭伯今吾子來寡君謂吾

子姑還吾將使駟奔問諸晉而以告問鄭君應來朝否駟人

實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

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休福也此君之

憲令而小國之望也憲法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

幣聘用乘皮束帛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言歲有饑荒之難故鄭伯

不得自朝楚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

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

信則諸侯離矣是楚之不利也小國懼楚不利耳不自憚勞也

朱云國政與君德政德一作正德

上應在三三亦陰爻遠而無應故凶或云迷後欲友而失道已遠故凶楚子本意願鄭伯來朝全不顧道理唯欲復其本願楚子必死嗣君不十年不能王盟後八年靈王會于申

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

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

勞之敢憚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

不脩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

周易有之在復三三震下坤上復之頤三三震下艮上

變得曰迷復凶復上六爻辭也復反也極陰友陽

遠遠而無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謂欲得鄭朝

而棄其本不脩德復歸無所是謂迷復失道已遠能

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言楚子必死君往當



復上六爻辭至於十年不克征故游吉云

子午之位南北相衝歲星客在玄枵惟衝鶉火而鶉尾亦有咎者蓋以歲星漸西衝則漸東也妻子為幣幣者細弱之名妻子為人之後尾亦鳥之後上白效驗惟人之所在言其知之在人各自有意見也附注惡鳥路友聘禮無設壇之法下文云先君為壇

送其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幾近也言失道遠者復之復難

吾乃休吾民矣不能復為害禘竈曰今茲周王及

楚子皆將死禘竈鄭大夫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

以害鳥幣周楚惡之旅客處也歲星棄星紀之次客在玄枵歲星所在其國有

鶉尾周楚之分故周王楚子受其咎俱論歲星過

次梓慎則曰宋鄭饑禘竈則曰周楚王死傳故備

舉以示卜占惟人所在○幣音奴惡如字一鳥路

反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

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至敵國郊除地封外土為壇以受郊勞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外僕

蓋以朝禮君親行事重故有之也除地曰壇封土曰壇

循因循也先大夫為壇受郊勞今則為舍不除草穢

舍即草舍宥其以下五其字指小國

說其請其二其字自說也行其以下

五其字指大國也禍即惡也猶云耻辱對賀福弔凶而

言故曰禍今君臣微弱聽命于人昭告之子孫可謂耻辱焉已趙氏云諸侯朝楚非得已故

掌次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

子產曰大適小則為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

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

菑患賞其德刑刑法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

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德怠解

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自解請其不足行其政

事奉行政大共其職貢從其時命從朝會之命不然則重

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

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無昭禍以

襄廿八年

子產自損其礼以爲禍

莊公之乱群臣避難並與出奔崔氏

名之爲賊今崔氏亡慶封召使還國

故言使諸逃亡之人得賊名而出者

以已情告而悉友之林註得賊告賊

也邵氏云得賊猶今律所謂自捕得

也按亡人能捕得他賊則反其身以

功贖罪也此說似勝未知杜意何如

孫子齊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舍慶封子慶封當國不自

爲政以付舍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癸氏易內而

飲酒內實寶物妻妾數日國遷朝焉就於盧蒲使

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亡人辟崔氏故及盧

蒲矣矣臣子之慶舍有寵妻之子之以其女妻慶

舍之士謂盧蒲矣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辨

也別姓而後可相取慶氏盧蒲氏皆姜姓曰宗不余辟言舍欲

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言己苟欲有求於慶氏不

能復顧禮譬如賦詩者取其章而已音短惡音烏注同矣言王何而反之

寢室之兵杖也故言親近

紀文公膳謂公家供卿大夫之常膳

林注供卿大夫每日之膳例用雙雞

知之知其意也按去字爲除去義

不必訓藏洎灌盥也添水以爲肉汁

遂名肉汁爲洎林支又引字林云洎

已葢反附注史記武紀水而洎之徐

廣音居器反其字林同是也

或云子既言不泄是猶盟也下文

二人皆嬖子皆莊公黨二十五年崔氏弑莊公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寢戈親近兵杖也公膳

日雙雞卿大夫膳食養人竊更之以鴛御者知之則去

其肉而以其洎饋御進食者養人御者欲使諸大

何之謀也鴛音木鴨也去起子雅子尾怒子雅子尾怒子皆

慶封告盧蒲癸以二子怒告癸盧蒲癸曰譬之如禽獸吾

寢處之矣言能殺而使析歸父告晏平仲欲與共

尾平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

出不敢洩謀有盟可也子家曰子之言云子家析

左傳 卷十八 二十七

註慶封亦字子家  
 按人各有其能以  
 事君群臣相謀為  
 乱非我之所能及  
 莊街里名見下昭  
 七年慎守室矣  
 林注慎守其家  
 也按邵氏以此為  
 陳氏父子隱語甚  
 有味然非杜意  
 林注克得雋也主  
 殺人見血  
 慶封為無字卜之  
 無字見死兆詐泣  
 以見其誠  
 慶嗣狄文繼嗣之  
 嗣本或作嗣誤

又焉用盟告北郭子車子車齊大夫子車曰人各有以  
 事君非佐之所能也軛名子陳文子謂桓子桓子文子  
 無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  
 於莊慶封時有此木積於六軌之道文子曰可慎守也已善其不志於貨  
 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龜兆曰或卜攻  
 讎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  
 陳無字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字之母疾病  
 請歸慶季卜之季慶封○萊音來從去聲示之兆曰死奉龜而  
 泣無字泣○奉芳勇反乃使歸慶嗣聞之嗣慶封之族曰禍將作

前知其在吳越與  
 昭十一年必為魯  
 郊同一奇中矣  
 發發壞也

姜知其父剛愎自  
 用乃譎以其謀告  
 之而激之使出嘗  
 祭

祭主人先獻令公  
 在而稟為上獻是  
 舍使為之也不可  
 以禮責也

矣謂子家速歸子家慶封字禍作必於嘗嘗秋祭歸猶可  
 及也子家弗聽亦無悛志悛改寤也○子息曰亡  
 矣幸而獲在吳越子息慶嗣陳無字濟水而戕舟發梁  
 戕殘壞也○不欲慶封我救難○我在羊反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告  
 我必不捷矣姜癸妻癸告之告欲殺姜曰夫子復  
 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夫子謂慶舍○復皮通反癸曰諾十  
 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蒞事臨祭盧蒲姜  
 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至公麻嬰為  
 尸尸為祭慶稟為上獻上獻先獻者○奠尸結反盧蒲癸王何執

為優以誘其衆也

優俳一物而二名也

也今散樂戲為可笑之語是也袁淑

取古文令人笑者題之名曰俳借集

今人謂數驚為好驚亦善之義按善猶多也此善善善崩之善同

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廟在宮內如字又音患陳氏鮑氏之圉人為優俳優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束紼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魚里里名優在魚里就觀之樂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樂子雅高子尾陳須無鮑鮑國子尾抽桶擊扉三桶椽也扉門闕也以桶擊扉為期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桶動於

薨薨屋棟也此是屋亦及薨亡耕反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言其多死遂

殺慶繩麻嬰慶繩慶真公懼鮑國曰羣臣為君故也言欲

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言公懼於外難稅

注屋穩

入入國也孟子置之莊嶽之間即此

林注慶封請陳陳鮑戰車甚沃盥

古語馬氏云祭食祭先

所進殺之序徧祭

之今汎祭是不依

先後之序也疏祭

鉶羹於上鉶之間

祭飲於上豆之間是各有處盞禮食必每品各出少許置豆間以祭示有所先也附注據史記此事在餘祭三

吐活反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

北門克之入伐內宮陳鮑在公所故弗克反陳于嶽嶽里名

陳直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

鑑光鑑形也展莊叔見之魯大夫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

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汜祭禮食有祭示有禮先也汜祭遠

散所祭不共穆子不說使工為之誦茅鴟上樂師茅鴟逸

詩刺不敬亦不知既而齊人來讓讓魯受奔吳吳

句餘予之朱方句餘吳子夷未也朱方吳邑聚其族焉而

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

年注云餘祭以襄廿九年卒服亦謂句餘即餘祭天道福善禍淫今反福淫人故惠伯疑之附注三子之斥逐在二十一年乃莊公自為之不緣其氏亂也傳文前後乖違注亦不明此意

晏子辭邑又論正德利用厚生林注邑多厭足其欲驕侈橫生故有滅亡之一說足使人足欲疏外猶以

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

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昭四年殺慶封傳

○殲子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嫌時已聞喪當

賈在句瀆之丘在襄二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

用而及其邑焉反還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齊別

都以邶殿邊鄙六十邑與晏嬰弗受子尾曰富人

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

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

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

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遷移也○惡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

之言厚利皆人之所欲使無黜嫚黜猶放也謂之幅利

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

不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

致之致還公以為忠故有寵釋盧蒲癸于北竟釋放

也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

武王有亂十人亂治也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

成石經臣字傍小書陸云亂十人本

唯穆本無臣字開

按各本皆作亂臣

幅義媿侮易也

聲富古福字是有

馮氏云富从一富

外宰猶益也以邶殿為外也言吾先有邑更不得益邶殿耳林注若奔亡在外國雖我之一邑亦不可得宰制按林注甚矣疏人皆欲生計重厚而多財用利益心既無厭於是用正德以幅之使有度也馮氏云富从一富聲富古福字是有幅義媿侮易也按各本皆作亂臣唯穆本無臣字開成石經臣字傍小書陸云亂十人本

或作乱臣十人非  
物茂卿云吾邦明  
經家皆除臣字不  
說蓋文母不可為  
臣故臣為衍文  
其拱者其崔杼也  
拱合兩手也此壁  
兩手拱抱之始  
而不得嫌以他尸  
代之故傳云云言  
猶尚識其形知是  
真崔子也馮氏云  
此棺當即崔杼之  
柩蓋尸腐不可戮  
故尸棺于市以示  
戮而國人皆指曰  
之也按乱臣十人  
亦見昭廿四年

以葬葬必須十人崔氏不能  
既崔氏之臣曰與我

其拱壁崔氏大壁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二月乙亥朔

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更殯之於路寢也十二月

以其棺尸崔杼於市崔氏弑莊公又葬不如此禮

以章其罪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始求崔杼

故傳云國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

如楚公過鄭鄭伯不在已在伯有廷勞於黃崖不

敬榮陽宛陵縣西有黃水西南至新穆叔曰伯有

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伯有不愛我必敬民之主

也而棄之何以承宗言無以承先鄭人不討必受

其辜濟澤之阿言薄土行潦之蘋藻言賤寘諸

宗室薦宗季蘭尸之敬也言取蘋藻之菜於阿澤

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為豈為一人行

也昭伯叔仲帶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

邇邇近飢寒之不恤誰遑其後遑暇不如姑歸也

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言足子服子始學者

也言未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成伯榮駕鶩

也識遠音加鶩五河反

濟沢恐亦詩語

李蘭意取采蘋詩

也濟在魯故穆叔

稱之女將行嫁就

宗子之家教之以

四德三月教成設

祭於宗子之廟季

蘭服蘭竟宣三年

傳朱注豈為一

人向行也句一人

謂王也行也豈不

如往楚

時冬十二月寒將

至故云目前飢寒

猶不憂恤何暇為

遠慮其後

誰何也得楚立君徐為之備按昭元年具行器是也

昭三十年傳非公且徵過也法徵明也

公遂行從昭謀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為非為楚也飢

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為

之備宋公遂及楚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禮

也宋盟有衷甲之隙不以此廢姪故曰禮王人來告喪問

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非微審也此緩告

子怠慢故於此發例○國張陵反

春秋左氏傳校本第十八

襄傳別二十彼列泣盟音利又伯車音居傳為于偽特跳直影傳寫直

反經二十六年背國佩音傳不應應對暴骨徐扶道二國音導拂衣芳弗

騫裳起度反本或作襄音雖同義非於治而力爭爭鬪已侈音

尸氏敬姒音似遽伯玉其居瑗徐于今殺申志反誰畜一音勅遂見

賢遍反一淹恤於廉反徐孫襄居守手又復攻扶又反領之本又

音如字易生以政大叔音泰朝夕如負羈居宜緹今牧圉魚呂反復愬悉路

先輅音路本亦作路先八邑一音見經賢遍人為于偽及雩音于徐

如淳同韋昭音盧或一呼反婁如淳易以政別識彼列上其手時掌反介弟音道

囚音抽戈勅留印一刃董父音以為請一音更遣使所吏疆戚居良

同不得與預音為衛侯故于偽反下為臣注相齊息亮反大平音緇衣

側其祭兮七且違遠于萬宗祧他彫見周書賢遍諸隄徐丁兮反沈

堤共姬恭音而婉紆阮惠膺音膺或作膺伊戾力計復發扶又敢近附

近有共音恭本又盟處昌慮聒而古活反使饋其位左師令力呈使

者所吏反下左師誤羊朱使夏戶雅先下遐嫁娶於七住子牟亡侯

為申公如宗舊為國于偽杞梓徐上音起不僭于念反不濫力暫殄

徒典瘁在醉怠解佳賣為之于偽反下為則飲於據饜本亦作厭於

饌仕眷朝夕如字救療力召析公星歷人寘之豉將遁徒困易震以豉

鈞聲音均徐宵潰戶內桑隧音遂復侵扶又華夏戶雅蒐所留乘繩證

閱也音悅今秣馬音未辱食音辱之邢音刑事見賢遍精卒于忽欲令力呈

反下不復扶又反下四萃在醉娶於本又作娶女實音汝為許于偽反

同昧於音妹貪冒亡報反又不禦魚呂于汜徐扶廩丘力甚所治直吏

介于音界於比必利經二十七年不與音顏晉軟所洽反又復患扶又

倚順於綺傳為賦于偽反相鼠息亮反復攻扶又欲斂力驗內我音

本又作納。以沮在呂止使者所吏誰愬悉路公喪一音息總衰七

焉於度反下將焉用之焉為介音戒後折之設反注同狙莊呂使舉

是禮也沈云舉謂黑肱古弘更相音庚子皙星歷得復扶又以藩方元

楚氛徐扶斃婢世一坐才卧飲大夫於鳩而重直用反下聞於音問

字事治直吏無媿九位反之好呼報草蟲直忠召南上照反覲古

反踰闕音域徐非使所吏反簣音責其樂音洛下注及文至蔓音萬邈音戶

反踰闕音域徐非使所吏反簣音責其樂音洛下注及文至蔓音萬邈音戶

反踰闕音域徐非使所吏反簣音責其樂音洛下注及文至蔓音萬邈音戶



反 迨 戶豆 反 印段 反 一刃 蟋蟀 反 所律 大康 泰音 其居 據音 好樂 呼報反 瞿瞿 俱付

反 受天之祐 戶音 焉往 於虔反 及下政 倡賦 昌亮反 已侈 字林充 皆數 反 所主

蔽諸侯 必世反 徐甫世反 服虔王 無厭 徐於 娶東 反 七住 无咎 音無本 亦作無

下其九反 朝陽 如案一音 盧蒲嫫 徐敷 復告 扶又 難 乃旦 吾助女

音 圍人 魚呂 請為 于偽反 及下注 嫫 堞其 徐養 經 二十八年 以應 應對

為宋 于偽 傳梓慎 子音 玄枵 許驕 發泄 本洩 耗名 呼報 時復 扶又 比燕

烏賢 不與 音預 後賄 呼罪 圃 布五 日其 人實 勞于 力報反 今 而傲

五報反 而惰 徒卧 君小國事大國 古本無 將為 于偽 之休 許蚘反 乘

皮 繩證 之難 乃旦 曰女 汝音 何與 預音 跋涉 白末 敢憚 徒且 之頤 以之 無

應 應對 不幾 居依反 不能復 扶又反 下 裨竈 避支 禍衝 尺容 之分 扶

反 相鄭 息亮反 為壇 徒丹 郊勞 力報 為用 於虔反 及下焉 用作壇 宥其

又音 其菑 災音 怠解 佳賣 共其 恭音 好田 呼報 數日 所主 見封 賢遍 之難 乃

無之字 辯別 彼列反 相取 七住反 本 惡識 安 皆廢 必計反 欲為 于

反 親近 附近 兵杖 直亮 膳 市戰 饋 其位 改寤 五故 救難 乃且反 下 大

公 泰音 優併 皮皆 絆之 半音 介慶 界音 擊扉 扇音 非門 椽也 直專 門闔 戶臘 猶

揆 爰音 於薨 字林亡 為君 于偽反 及下 于嶽 五角 以鑑 古暫 必瘁 在醉反

萃 食慶 嗣音 茅 亡交 鳴 尺之 刺不敬 七賜 喪羣 息浪 故鉏 仕居反 公于

故公 鉏 句瀆 音 有幅 音 無黜 勅律 嫚 徐音 比竟 音 能令 力呈 拱壁 居

音恭 為宋 于偽 過鄭 古禾 黃崖 本又作涯 行潦 音 之蘋 音 藻 音 寘 諸

之政 之隙 去逆反 本 廢好 呼報 徵過 本或作

反 或作卻

門人

村瀨海輔

校字

